**102學年度第2學期輔仁大學「正向的力量」徵文比賽作品**

**第三名**

|  |  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姓 名 | 許瀧尹 | 系 級 | | 中文系 | |
| 書籍名稱 | 一件很小、很美的事 | | 主題類別 | | 勇氣 |
| 題 目 | 面對 | | | | |
| 我拎著書包和襪子急急下樓，奔至玄關前先往餐桌探一眼，爺爺坐在最裡邊的位置讀報喝咖啡。向他喊「我出門囉！」後他抬起隔著老花眼鏡的視線應了聲好，順便叮嚀我晚上會燉雞湯，記得早點回家吃飯啊。那些溫暖的感受曾是我再篤定不過的日常，如眼看顧，如牙鞏固。不是沒想過終有一天這些日常會自生活中剝落，只是在某些重要的事物離去或崩解的時刻，我永遠沒有心理準備，也或許永遠沒來得及做好心理準備。如何「面對」人生中必要的傷痛和失去，我想了又想總是記起瑞蒙．卡佛寫過的短篇故事。  　　美國小說家瑞蒙．卡佛在短篇《一件很小、很美的事》裡寫的正是如此的故事；一位年輕的母親為兒子訂了生日蛋糕，但兒子卻在生日當天車禍，旋即陷入昏迷。當她與丈夫焦急守候時，早把蛋糕的事情忘得乾淨，然而不知情的蛋糕師傅不斷地來電提醒，卻被當作是惡意的騷擾者。誤會越積越深，孩子最終不幸過世，夫婦倆這才意識到騷擾者的真實身分。母親拉著丈夫前去烘焙坊，失控的她只想殺了蛋糕師傅。  　　爺爺在去年年底病倒。一開始是行動與對答變得遲緩，診斷出癌細胞擴散至腦部後，一切都走向不可逆的衰退失序；無法清楚思考，無法獨自走穩，接著無法下床，無法說話。無法再咀嚼，無法睜開眼，無法靠自己呼吸，於是家裡搬進了日夜喧囂的氧氣機；身體虛弱得無法動手術，於是我們不得不面對必然的結束。最後最後，他無法再陪伴我們更久，更遠更多。過世那天凌晨四點半時我被搖醒，還沒來得及睜開眼，噩耗就將現實與夢境打落一地。心情大痛，從破曉時鬱鬱天色直到日出後蒼白熹微的晨光，全家不眠不休地只是圍在他的遺容旁輪番誦經。「每一句阿彌陀佛都能幫助他解脫，所以別哭，別哭著念佛，爺爺會去更好的地方。」我的眼淚不斷被這樣告誡，而同時沒有人不掉淚。試圖以聲聲句句承載生與死之間一切未盡的想念及待續的福份，試圖克服喉嚨裡的或是沙啞或是破碎哽咽。  　　瑞蒙．卡佛是這樣結尾那篇故事的：師傅在得知原委後表達深刻的歉意，他提議夫婦留下來一起吃些剛出爐的麵包，「在發生這麼多事情後，吃是一件很小、很美的事。」他們猶豫，錯愕，最後在滿室溫暖的香氣中坐下，憤怒與悲傷點滴消融，三人就這樣邊吃邊聊直到天亮，而誰也捨不得離開。  　　我在漫天佛號間聽見房外姑姑囑咐姑丈去買早餐，豆漿，燒餅或是菜包，總之是素的都好。一個小時候我被喚到餐桌前，一邊將吸管戳進豆漿哩，一邊很慢很慢地咀嚼夾滿苜蓿芽的燒餅。並不美味，可是樸實無華的滋味點滴包覆適才不斷哽咽喃喃的聲帶，我逐漸平靜，情緒似迴雁般低沉而溫柔地盤旋。由衷感謝自己還有胃口，在不識肉味的徬徨時候，還能仔細而專注地咬著菜根裡每一絲香。我想瑞蒙．卡佛說的沒錯，我們都身心俱疲，卻不得不振作；早有預感要失去，一切的心理建設卻遠比想像脆弱，值此之際，我想要的不是大量情感慰藉，我想要的不是即刻堅強起身，想要的是一些很小、很美的事，足以溫柔地黏住傷口。或許再如詩人顧城所說，「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卻用它尋找光明。」人生至此最痛的時刻，然而那天早晨的風景，每回顧一次總再添一筆恬靜而溫柔的感受；記憶成為一抹麥芽色漸層。面對一切傷痛的起步，是該以那些細碎而療癒的小事築構。  　　早上出門，我在靈堂前合掌拜了一拜。默念著「我要出門囉！」然後想像爺爺就坐在餐桌最裡邊的位置，抬起看著報紙的視線應了聲好。我想像著他會問這樣穿不冷啊，一邊拍拍我單薄的背；我想像他問晚上會回來吃飯嗎，然後再笑著要我早點回家。想著那對眼角延伸的皺紋，想著在晨光逆映下宛如鑲上光圈的身廓。生命至此，於放下之後才得以面對，於面對之後我才真正獲得力量；而一切力量，開始都是些很小、很美的事，遍佈每一吋日常的纖維，在最黑暗，在最傷痛；在天將亮時，日漸沉時。踩過人生的創口之後，我終能正向面對。 | | | | | |